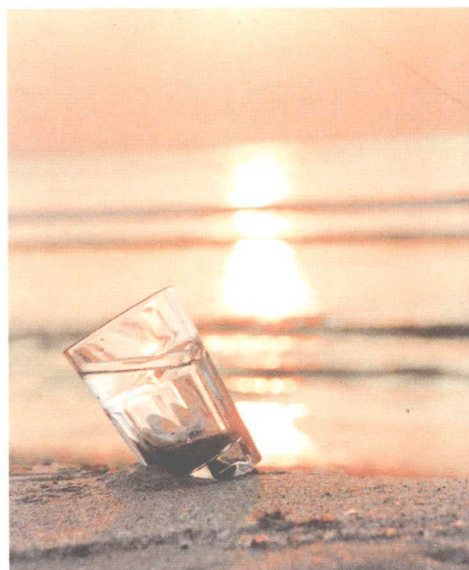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叶倾城／著

爱是一生的修行

AI SHI
YI SHENG
DE XIU XING

爱，就像一切世上的美好之物，是至美的，却有天生的劣根性，永不改变。而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说的是玉，也是爱情。

——叶倾城

爱是一生的修行

叶倾城著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是一生的修行/叶倾城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3.1

ISBN 978 - 7 - 216 - 07455 - 1

- I. 爱…
- II. 叶…
-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-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62483 号

爱是一生的修行

叶倾城 著

出版发行:  长江出版传媒
© 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字数:209 千字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17
插页:1

版次:2013 年 1 月第 1 版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7455 - 1

印次: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28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你的 心是小小的宇宙 (代序)

要与人，尤其是读者，分享自己的人生或观点，是需要勇气的。

我喜欢那纯朴的旧时代：来，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不去考虑上下文，单只是这种毫不犹豫的给予与接受，带着我的体温裹紧你。而现在的我，经常在犹豫踟躇。

你跌得鼻青脸肿，抬头全是石头雪片一样飞来——没被落井下石过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若干年后，你或许会这样自嘲。而我，不知所措，是一把抱你入怀，抑或：相信人的强大韧性，尤其是，当那个人是你。你会站起来，你会好好的，带泪带伤的脸，仍会绽放笑容。

你还年轻，对生命对人生对感情都抱着天真的乐观。没逻辑，倒也无所谓；怕的是，你有似是而非的逻辑，比如“失去过的人一定更懂得珍惜”，“我这样的用情，冰山也会被融化”……唉，如果是真的，地球上怎么会有南北极，难道你的光和热，有胜于太阳？而我，想了又想，是默默咽下那终将逆耳的忠言——但其实，我也不敢说百分百。奇迹总归出现，也许就摊在你头上。还是，直接得几乎冷峻：“别傻了。”

还有你的寂静。你哭过吧，你向谁倾诉过。最爱你的人，也往往忍不住要责备你情商太低；普通朋友，听着听着不耐烦起来；更普通的普通朋

友，开始愉快地把你的悲哀当做话柄，四野传唱。倾诉像清洗伤口，你却赫然发现，找不到洁净的水。你选择什么也不说，我却嗅到锦衣下血的味道。你夸张地大说大笑，是异域的香粉，此刻发出淡淡的、悲哀的芳香。而我，只能以沉默回应。虽然我其实很想说：如果你愿意，我会听。也许我也听不懂，但我保证不会散播，不会给出任何高人一等的批评指点。因为那些你犯过的错，我也不见得不会犯，我也做不到姿态漂亮地受伤。

而最后，我们以书写与阅读的方式，达到了我们能有的最高理解。

盛夏的季节，我在一座一面之缘的小城。我去一个刚刚开采、还来不及被破坏的溶洞，赫然看到了钟乳石的生成：未被空气氧化之前，它是半透明、凝固的流动——明明是静滞的，你却能感觉到，有一种暗暗的走势。是的，它确实还在长大或者老去，只是肉眼看不出来。它的日子像地球一样长，我们屏息经过，如蚊的渺小，我猜钟乳石完全没留意到我们的一呼一吸、一笑一叹。它只是打一个小盹，地球已经从冰川纪来到现在。

溶洞如此，地球如此，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，都是小小的宇宙。大爆炸后的产物，有日月星辰，有恒定不变如银河，也有转瞬即逝如流星。有些情感跌跌撞撞，随时被行星拉下水，变成陨石；还有那致命的沉默，有时是白洞，有时是黑洞。你能说宇宙哪里有BUG吗？如果不能，那么，人生呢？

我于是不再东想西想，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使命，只是自己不知道。爱，果然是一生的修行。年轻时候，我倾诉；中年之后，我倾听。而给予，一直是双向的，你们给过我耐心又给过我信任，正如我给过你们依赖也给过你们温柔。我从你生命里惊鸿一瞥，如彗星，正如你们共同的闪烁，照耀了我的夜空。无数的小宇宙，汇成这斑驳的人生。同一件衣帛，穿在你我身上。

注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出自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，普遍认为是说战友情深。我爱这句诗的豁达，也坚定地认为：我们同为战士，共同面对时间与人生。确实“同一件衣帛，穿在你我身上”。

目 录

CONTENTS

123 107 95 81 67 56 38 27 14 1

坦 参 清 红 暖 挚 旧 静 情 际
然 悟 醒 颜 昧 爱 爱 好 缘 遇

255 245 231 214 195 178 154 137

(短篇小说)
我这么爱她她不爱我
欢喜
心情
彼岸
放手
救赎
人生
厘清

际 遇

同一个码头上，他上船，她下船，彼此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心头都觉得异样。站在近江浅流处，看轮船顺水缓缓而下，她只觉得是带走了一生的人。

终于回到自己的城，不远处新开一家牛肉面店，跑去尝新，烟雾腾腾里有个男人背影，转过身来，是他，递过纸巾，如对亲人：“擦擦头发。”原来细雨如烟。她忽然觉得好饿。

这一生，他们不会再错过。

再早，便还是橙红的下午，光影烁动，令人不能安定。

再晚，却已经暗下来了，星的幽光，不足以照亮你的额，笑起来腮边小小的酒靥。

最好，再下一两滴雨，给我们一个借伞还伞的契机。

日落以后，天黑以前，是一天最美丽的时段，恰如，在成人之后，老去之前，遇到的我们。

吵过架，又写洋洋洒洒信道歉。

下楼发信，遇见一个女子问路，黑裙绣繁花，媚如春光。她仍旧对他不瞅不睬，他倒与问路女子有些接触，渐成燕好。

婚后忽有一日，妻道：“你那天丢了一封信，收起来想还给你的。一直忘了。”递过来的，是那封道歉的信。

他心知，上帝在那一刻掷了骰子，而他的人生遭际，自是另一曲了。

旷野迷途，她道：赌！或东或西。

正确，他们将顺利出去，并且成眷属；错误，倒也不足以致命，便打手机向110求救，只是既然天意如此，从此便陌路。

他说，我不赌，我跟着你。你去哪里我去哪里。对也对在一起，错也错在一起。

她笑出一脸泪花，柔声道，小样儿，你以为我真不认识路吗？

与她一对表，发现他快了三分钟。

她让他调过来，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思念不应该有时差。

他却说，不，我愿意我爱你，总是比你爱你，提前一点点。

他在办公室，痛苦地、用力按一下太阳穴：“最近一直没睡好。”

下班后的她，想着要买一瓶大包装的沐浴露，却不由自主地在药品柜台前停了一停，那盒西洋参，从买下的时候就知道没有机会送出去。

他们后来渐渐失散，她也并不想去找回：他从来不是她的，甚至，从来不知道她的感情。人世最珍贵最美好的情意，为什么，有时，也是

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送不出去？

“那一年，我们划船，在西湖……”

“不是，是圆明园的福海。”

“你记错了，是西湖，我们划完船还去喝咖啡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喝咖啡了。但那家咖啡馆在圆明园。”

“不对，我们在咖啡馆遇到一个日本女生，你说她的口音是九州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遇到了一个日本女生，在圆明园旁的咖啡馆。我……没去过杭州。”

他们对望，突然明白：没有未来，于是连共同的回忆都没有了，也不会有了。

一无所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把她的名字，承诺，爱情，都刻在树上。

后来，爱情星沉水逝，他带着斧去到森林，准备伐倒那棵说谎的树。

却惊慌地发现，整片森林已被伐空，眼前，是一片赤裸裸、死寂的荒野。

谁是那个在你熟睡时陪伴你的人？谁是那个你醒之前就已离去的人？谁是那个为你细数伤痕的人？谁是那个不肯在你面前哭的人？

谁是那个没有对你说“爱”的人？谁是那个走了就不再回头的人？谁是那个众人前你从不曾提起的人？谁是那个静夜里你念念不忘的人？

你说你已经忘了，忘在长长的时空里，可是又是什么，在你一次又一次的否认中，在你的眼里一次又一次地浮现？

蓝卡车如鲸，黑汽车如鲤，黄色敞篷车如热带鱼，他们都神气活现地挂着牌子：“新手上路，请多关照。”

而冒失的我呀，不知可不可以，也在身上挂上牌子：爱情路上，我是新手，请多关照。

春天的晚上，偶尔读到子夜变歌的女子，不由自主走到窗边，让风扑她热热的脸。

她的心走得很远，仿佛提着金缕鞋，穿过时光的长廊，停驻在公元前那些歌咏着的日子。

而月亮顺着柳梢头升上来了。

那时候，春天比较长，情爱比较固执，青春缓慢悠长，只等待男子，而不等待发成绩单。

梦里，我是一只豹。

探险，觅食，穿过茂密的棕榈丛，不怕独行的寂寞。沉默地，在力量与狩猎中，得到原始纯粹的快乐。我白牙霍霍。

被电话惊醒时，看一看号码，毅然关掉。

即使面对感情，我其实亦可以，如豹的勇敢与坚毅。

月亮升上来的时候，王子终于累得瘫倒在路边，水晶鞋从他手里飞出去，滚了好远。

左顾，只有一头幼鹿在吃初生的苜蓿；右顾，一群鸛鸟喧哗飞过。他终于拔腿就跑，把水晶鞋远远地扔在身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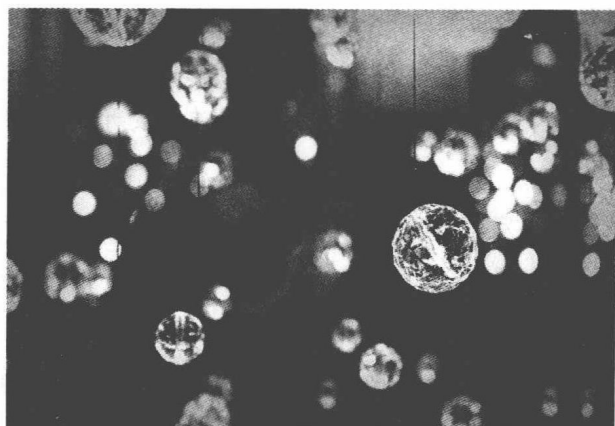
不，他不是不爱仙德瑞拉了，然而看过那么多脏的、干净的、臭的、香的、有硬茧的、光润的、粗糙如锉、柔腻如玉……的脚之后，他现在见到脚就想吐。

我只是一朵狗尾巴花，请相信我，我决定要开放，需要很多勇气。

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。因为，无论这世界多么丑陋，我仍然相信，能有人爱上我的灵魂。能隔着我的老、胖、丑，我或许极其平庸粗糙的外形，看出我的美丽。

如果我败了，我将从此承受寂寞；但如果我赢了，也就是赢得了全世界。

所以，如果你从我身边经过，请顺手摘我下来，编成花冠，并且相信我，所有喜悦的真实。



为它黑白太分明

我爱的人，你可愿意与我去合拍一张，黑白照片？

写真集流行了那么多年，从华丽风走到田园派，有实力的都去马尔代夫潜水拍，想象力纵横的索性彩绘裸拍。但我最爱看的，还是偶尔会遇见的黑白照片，在老房子的墙壁上，长辈的厚厚影集里，报刊上怀旧版的浮光掠影里：往往是结婚照，两个羞涩的年轻人，坐得不远不近——仿佛能听见五十年前的摄影师，大着嗓门热心地说：“头靠近一些，手……”勇敢的他，终于一把握住了她。明明是小照相馆，背后却是假的浩瀚大江或者山水园林，旁边粗楷写着“某某同志与某某同志新婚留念”。

那时天空特别蓝，污染还不是话题，烟囱被当做社会主义建设的标杆，炊烟是乡村生活的田园诗。蓝莹莹的天之前是清凌凌的水，之后是刘巧儿在唱：“我爱他，能劳动，会生产……”这爱说得好嘹亮好高调，我们终于从千年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里解放。有山楂树，在秋天会结好多殷红的果。

清明时分，去公墓看望我的父亲，他的邻居是一对夫妻合葬墓，碑上的照片，就是这样一张黑白结婚照。我用力阅读他们曾经年轻的脸，又心算他们的生逝年：当他们遇见，还这么年轻，才是“我们俩”，渐渐地变成“我们仨”“我们四”……一大家子，都是写在墓碑上的“孝子”“贤孙”。他先走，那时她也已经很老了，心内想来也平静，是的，没几年，他们又在天国遇见了。

我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有没有大起大落，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工农，他们听没听过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他们只以亲身实践。

我的父母大学一毕业就结婚，随即双双去远方的小城安家落户。没钱，没时间，天下大乱，他们没来得及拍一张结婚照。到补拍结婚照流行，我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。有人说：人生憾事已经太多，再多百数十件又如何？但，为什么是这件？

我只记得他们单纯的幸福，用我妈说来就是：一间房是过，两间房也是过，要不然，搭棚子也能过。

没有照片佐证，我的记忆淡淡地泛着黄：母亲在阳台上种的水晶莲、地雷花、吊兰……似乎引种的唯一原则就是易活不爱死；父亲总在修自行车，满地零件，一盆油污的水，他补个胎也补得全神贯注；隔一段日子，要借三轮车买蜂窝煤，上坡的时候，他们一个推一个拉，我们三姐妹是三个心有余力不足的小萝卜头，在车旁以蚊力友情相助。有那么多在时间里穿越来回的女孩子，有没有哪一个，能帮我为他们，为我们全家，拍一张黑白照片？

生命恒久是棋局。曾经，我的父母，我的祖父母，下得很认真：不作弊，不考虑事前的赌注、事后的奖金，没有黑哨没有莫名其妙的棋评员……他们只以诚意来对待那些注定的风风雨雨。谁能枰前甘袖手，为它黑白太分明。

科技飞奔，人心比科技还奔得一往无涯。那样明净的日子还会出现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一切不过是我的怀旧与意淫吗？有可能。

只是，我爱的人，你可愿意，与我去拍一张，黑白照片？



叶倾城：

你好！我记得看你的文章，里面有一句话：“我跟介入我们之间的那名女子最大的不同，是她经历无数男人；而我却只有你……知道她是个怎样的女人后，（我）反而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清明洁净的。”这基本上就是我与“她”（情敌）之间的写照，但讽刺的是：我是小三，而且是被抛弃的小三；她，才是正室，而且在她出轨之后，他们更恩爱了。

我们是同事关系，他只大我四岁，但因为出来社会比较早，显得非常成熟，也一直很照顾我。我知道他有太太，但一直就是把他当大哥哥对待，也没想什么。我开始是住公司宿舍的，升职之后单位每个月给房租补贴，我就出来找房子，这过程中他帮了我很多忙。总之，到最后，就庸俗了。当他发现我是第一次的时候，我永远记得他眼中的感动。

我那时候没想过他离婚这回事，顶多抱一点点隐约的希望。因为我知道，电视上杂志上都这么说，男人有外遇是不会离婚的。是他总挂在嘴边，说要重新人生，说长痛不如短痛。于是我渐渐地，也开始憧憬未来了。

我们在一起大半年的时候，我怀孕了。我很想生下来，但他为难，说不想让我背上单亲母亲的罪名，孩子有缘还会来的。我相信了。讽

刺的是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他妻子正因为宫外孕住院了一周，就在我们附近的妇幼保健院——我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那么“体贴”地带我去远处做手术。

后来我觉得等不下去了，就给他妻子打了电话。她又哭又骂，当晚就把他赶了出来，他就住到我这里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是80后，我在家里顶多煮个方便面，连煎蛋都不会，我为了他，学会做回锅肉、五花肉、红烧肉……就因为他是肉食动物。

可是他们没有离婚，她经常打电话来骂我骂他。我总是让他挂电话，他却说：让她骂骂我会好过一些。我就只好每次都出门散步。她还打电话给我父母和我单位，破口大骂，家人都责备我，我只好辞职。我催他离婚，他说他要给她时间来接受。因为我当时对她一直很内疚，我也就忍耐了。

有一天，她突然自杀。我开始以为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”，随后才知道，她在外面找一夜情，被网友拍了裸照敲诈，她无法应对才寻死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其实还蛮庆幸的。没想到他对我说，他要与我分手搬回家。因为他老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处女，她是因为他才变成这样的，他非常对不起她。现在她是残花败柳了，他要和她好好过。

我和他讲道理，我说她因为你变这样，难道我不是吗？你对不起她，你就对得起我吗？我难道不是身败名裂吗？结果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像刀子一样割人，他说我不懂得什么是夫妻。是的，我不懂，我没有结过婚，我只有一个结过婚的前男友。他当天就搬走了，他一直说要给她时间，他可完全没给我时间。他和我，断得很干净，为了躲我，他们甚至搬了家。

